

藩而来。因此，持“夹山说”的同志引《清世祖实录》《东华录》：“……尔等先称流贼已灭，李自成已亡，贼兵尽皆剿除，……今又闻自成逃遁，见在江西……”等句为证。认为闯军没有被尽歼，李自成也没有在一六四五年（顺治二年）死于通山。还指出《甲申岁戈闯志》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多有错误，是一件赝品，并无信值。

## “狱神庙”辨

——并向吴世昌、孙逊同志请教

李金波

在《红楼梦》庚辰本的第二十回，庚辰、甲戌本的第二十六回，甲戌、庚辰本的第二十七回，靖本第四十二回的脂砚斋批语中，都出现了“狱神庙”字样。吴世昌同志对此作了这样的考证：

“狱神庙”，是封建时代设在监狱里的一种庙，庙里供的是所谓“狱神”，因而得名。罪犯刚押入狱中，或判刑后起解、赴刑之前，都要祭狱神。这对有门路的囚犯来说，就提供了一个贿赂狱吏或押解犯人的公差的机会。《红楼梦》八十回后写到的《狱神庙》回，可能就是写宝玉和凤姐下狱之后，营救者借祭狱神的机会，贿赂狱吏和公差，得以和宝玉等在庙中见面，并最后设法把他俩搭救出来的故事。（转引自孙逊同志著《红楼梦脂评初探》第177页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）

以我的孤陋寡闻，总觉得吴世昌同志对“狱神庙”的考证想象多于根据，臆测多于事实。孙逊同志却完全相信了周汝昌同志的话，因而根据他的设想，描划出后几十回中关于“狱神庙”的故事的轮廓来。归纳起来，大致就是：（1）宝玉一度被逮入狱；（2）贾芸和小红后来结为夫妻；（3）贾芸通过醉金刚倪二，买通贿赂了狱吏或公差；（4）由于这样的关系，小红等得进狱神庙，把宝玉营救出来。（见《初探》第177至179页）

可是我对“狱神庙”却是这样理解的——

大家知道，我们在脂评中往往会遇到一些“字近音不同”或“音同字不同”的字样，譬如甲戌本第一回的朱笔眉批：“癞头和尚”的“癞”字误写成了“獠”；庚辰、戚本第二十二回的双行夹批：“断不如此一句”，“断”写成了“段”，等等。“狱神庙”的“狱”字，我认为是“嶽”字的误写。

一九八五年十月二十八日，由湖北省社联等单位发起召开了《李自成归宿问题学术讨论会》，大多数与会者从文物和史料互相印证，认为李自成一六四五年走死通山九宫山是可信的。但仍有同志持不同观点的，看来李自成归宿还有待于更进一步的研究和讨论。

“嶽神庙”，在民间，又简称“嶽庙”。在我的家乡（前属青浦县），离家几华里外，从前有一座嶽神庙，少年时我也曾经去“随喜”过，塑的是东嶽大帝，面白，五绺长须，头戴平天冠。至今印象犹在。

如果“狱神庙”真是“嶽神庙”话，那么《红楼梦》后几十回中关于宝玉的故事，应该是这样的：（1）宝玉没有被逮入狱；（2）他无家可归，只能栖身于嶽神庙里；（3）贾芸、小红等到嶽神庙把这落难的公子搭救了出来。这样的推测，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。靖本第二十回的脂批中，有一条是：“醉金刚一回文字，伏芸哥仗义探庵。”“庵”即“庙”也，但孙逊同志因为有成见在先，把这个“庵”字改成了“监”字。

再有，靖本第四十二回有一条墨眉批语云：“狱庙相逢之日，始知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，实伏线于千里。”贵人落难，在古代小说中，往往指贫穷落魄等等而言，就是庚辰、己卯、戚本第十九回的脂批说的：“冬啜酸齏，雪夜围破毡，”而决不指郎铛入狱。旧时一入监狱，只有倒霉到底的份儿，且没听说有“遇难成祥，逢凶化吉”结果。如果被人从监狱中搭救出来，也往往只用“营救出狱”等等字样，而决不使用“成祥”、“化吉”的语言。

最后还想说一个不很肯定的意见，就是“嶽神庙”祀的是东嶽大帝，好象只有江南才有，北方似乎是没有的。宝玉落难，可能是在金陵一带的南方，而不是在北方的京师，这和《红楼梦》开头的地点正相吻合。一得之见，谨就正于吴世昌和孙逊两位同志